

東
林
書
院
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七

列傳一

儒者之患莫大乎遺事而談理故無論在邦在家必有行事足徵而後人品可據東林諸賢名在天壤四海之內百世之下莫不嚮往而不知其立身行已出處操履之詳後之聞風而起者安所做焉志列傳

楊龜山先生傳

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

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頃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厯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之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

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者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點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浸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熹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閭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
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
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
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
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
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肯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
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
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
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
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

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
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禦之吳敏乞用時
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
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
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
屬新進少正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盡國
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
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
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
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

惜百金以罷壽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堯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眾泰而不爲駟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執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

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戢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
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
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豫章先生傳

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是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第已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

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

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清祚問諡文質

胡德輝先生傳

毛 竊

先生名星字德輝常州晉陵人登宣和三年第嘗受學於龜山問
辨語孟諸書究極精微故所記龜山說爲多旣得其傳又介龜山
書謁劉元城於南都暨歸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
遂以親承問答語退而筆之名道護錄自爲之序所友皆一時聞
人與朱韋齋松尤善先是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以先生潤色其
書忌之遂以祕書攝他官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
太守紹興初召試玉堂尋復原官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
豐元祐舊史蕪穢屬先生與同館張嶠修正趙去位張浚獨相又
以所修史命官刪定先生固求去出守嚴陵及趙再入復舉先生
與嶠依前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相力主和議先生與同館朱松凌
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辭抗疏極言不可和忤檜意引去所奏大

義侃侃皆先生手筆也尤善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爲一時表正

喻玉泉先生傳

宋史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
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
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
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
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
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
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
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
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
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
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

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謫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卽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

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按先生自桐廬徙錫其先則自南昌徙桐廬而舊志云其先祥符人高宗南渡徙嚴之桐廬後至無錫定居者謬蓋舊志所載七先生俱係歐陽宜諸晉陵先賢傳此篇則歐陽宜諸探之昆陵正學編而注云自幼居無錫不啻稱寓先生建炎三年進士若果南渡徙嚴何得自幼居錫歟又按錫山舊志云桐廬人至樗徙居無錫雖徙錫之早歟難決而謂南渡徙嚴然後至錫則庶幾矣且攷龜山先生建炎元年自昆陵召赴維揚行在二年復寓昆陵半載遂還將樂終焉則豈龜山寓昆陵時玉泉尚未徙桐廬乎舊傳又謂少燕伊洛之學從楊龜山先生游外誤明矣今從宋史正之

許慎

尤遂初先生傳

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稿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卽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閭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

率三館上書諫且不住見後說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罷相表與秘書少監陳騭各與郡表得台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蠲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壙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賑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捐之表推行于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豫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

遷樞密院正兼左論德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
闕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
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闕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
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
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
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
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旣多
朝廷吝于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
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哀斟
酌損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
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
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眾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正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耐然後議配

章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眾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豫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厯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

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入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厯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旣就職卽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

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德納韓侂冑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同授不可直轉侂冑勲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冑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僞專徇侂冑之求非所以爲摩勵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月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

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袁率左史樓鑰論奏疏人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尙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楫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

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倘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熙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樛汪應辰遊樛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

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耳待付出戒敕之表死數年韓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匾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

李小山先生傳

永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証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鞠於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旣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卽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太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眾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

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黜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蔣實齋先生傳

宋史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霄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下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

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人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

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眞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入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旣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

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
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
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
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
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
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
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
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煩嚴
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
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

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鑄斥置閑散
促觀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諡忠文

虞薇山先生傳

談 縉

有宋虞先生錫人也諱薦發字君瑞髫髻時已負穎異資讀書過目成誦致孝於親養生送死情文咸備與弟應西極友愛且訓迪之以底於成待宗族以姻睦有被兵掠者爲之經紀其家處約好施不以產業爲意與人交和而不同故舊有過不輕棄之於貴勢未嘗挫也學成德修而不輕爲世用值國步多艱科舉革錫學無師士子罔有攸歸乃強禮先生爲師及事事詔士子曰文靖楊公載道而南居於常十有八年邑之東林精舍卽其講學地非鄉之先師歟自時屯學弛以來其祠亦圯茲將明聖賢之道不復先師之祀可乎於是日與士子推闡經旨考論德業務求實效會於有成重建賢祠中文靖位而配以玉泉小山寶齋文簡四先生春秋祀焉鄉飲禮壞矣贊邑長修之秦淮海墓沒於豪矣謀復之士有

田籍官俾給驛傳先生言於師若憲諏律引誼其言懇懇諸使從其請得免者甚眾先生爲師垂十餘稔不受廩祿著錄弟子殆數百人皆因材而成就之以故文風之盛冠諸邑當路貽書先生將致都下而行其法於他學先生謝不往併辭錫學事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望爲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尋遣使賁授興國路儒學教授之敕先生皆力辭不赴自是杜門不出謝絕所交者日以著書講學自娛積文集二十卷號蔽山老人以見志學者稱爲蔽山先生年七十有八卒於元延祐間後以子志道貴追秩丞務郎同知無錫州事時邑士大夫及羣弟子相與謀曰先生修學政於久廢扶名教於陵夷立師道而成人才功德深且遠矣遂進先生配祀文靖閣年寢多人知仰先生之名而未必知先生之烈若是也乃謀昭揚之俾蔽山之烈揭如日星庶幾學者有所

觀感而興起於無窮焉

墓誌銘

韓性

薇山先生既葬十有八年其嗣志道使使至山陰貽性書曰先人力學勵行期見於用維卒不施抱志而沒不肖孤承乏官使蒙恩追秩承務郎常州路同知無錫州事惟是塚木盈把矣而刻石未立懼無以追不孝願爲銘詩刻之冢上以示無止性辭不獲則諾而爲銘公諱薦發字君瑞虞氏遠有世緒居丹陽者尤稱大族六世祖諱申行甫其字爲安定先生門人實生衢州府君諱涉以恩贈中奉大夫再世曰將仕郎諱柄娶於晉陵遂遷晉陵於公爲曾祖祖諱伯夔考諱杲皆耆年隱德爲善士宋德祐中公避地無錫樂其風土遂居焉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未弱冠試鄉校輒高等買師憲爲淮東閫擬試甚盛試者多爲卷以幸得公笑曰是罔利

者非耶一卷可矣已而果中前列文聲益著家公鉉翁爲郡守客之郡齋屢上吏部未幾而科舉革矣公益力于學不倦性純孝事親葬祭盡禮與弟應酉極友愛自爲師生待宗族盡淵睦之道族人有被掠於兵者有去從異教者公詢訪得之經理其田宅賴以不絕與人交和不苟同故舊有過不輕棄喜節義處約而好施人有急難周之惟恐後歲歉貴糴損其直與人富人稍稍效之平生口不言錢不以產業爲意視貴勢不以一毫挫也無錫學廢士無所歸強起公爲師招諸生坐齋中講說義理考論德業士聞風而至課試無慮數百士有田籍官俾給驛傳公言大帥若憲輒力引誼其言懇懇諸使素重公從其請得免者且百家鄉飲酒久廢贊使邑長行之再龜山先生之來南也居於常者十八年公爲祠堂奠龜山于中而列鄉之先賢于左右歲時祠焉秦淮海之墓在惠

山南爲趙氏業公論趙歸其地於學爲之封植士論遠之爲鄉校
官十餘年廩祿皆辭不受而校官之所當爲者舉行無遺文風之
盛他邑莫能及聲譽聞于中外當路遺書於公將致公都下而行
其法於他學公謝不往因遂辭學事則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
望爲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公又力辭卽遣使賫教授
與國路儒學教授拜命不赴自是杜門謝所往還號薇山老人以
見志學者稱之爲薇山先生延祐甲寅初行科舉右丞相許公董
試江浙擇試官必當世師表遣使致公公曰科舉興廢吾道所係
今取士本朱文公貢舉私議吾游場屋時所願行者不意暮年見
之且所避者利祿也今幸無是遂應命試闈經疑問忠恕或引天
地忠恕以對他試官曰天地豈有忠恕耶乙其處公曉之曰此非
川流山峙之意乎他不對且轉語同列若此者黜公作色曰此程

子之說君非寡陋者豈偶忘之耶吾無書自隨君求程氏書密視之毋令人笑其陋也他試官始愧服公因盡閱餘卷默而復取者數人監試佟公曰非公幾誤事公之學精而守固於此亦可少見矣素不喜佛老氏學不道禳鬼神異之事暇日惟以詩書自娛每戒其子曰爾旣仕當以職業自見謹勿藉手書尺求知也由是志道累任果有立文集雜著二十卷藏于家素康強少疾童顏蒼鬚如未始衰者一日忽晨起正衣冠步入正寢顧諸子曰今日三月十九日也顏色不異雙眸炯然拱手避足而逝嘗試論之士患於無才有才矣患不知學學不足致用猶無學也足以致用而汲汲焉惟用之求不得則若有缺焉者有道之士不是爲也公負穎異之才而加之力學故其成就有過人者卓然以經術行誼爲東南學者所宗足以致用而用之不究從容進退皆適其宜可爲賢矣

安定先生以體用之學教人公其有得於家傳者歟矧其家學久而彌長追榮錫爵人所共羨而公之志不若是止也夫學見於用者微其用用之不究者尙其志志之難言也久矣公之所望於後而後人之所當益勉者也子故反覆論著而不敢略也遂爲之銘銘曰學成於已以用而彰譬彼導江其波洋洋行南氏虞學于安定位不稱名以鴻厥慶其傳七世是生先生束髮齎齎祖訓是承跂彼修途有捷坐趨珮玉長裾獨行徐徐用之於鄉鄉人是憚行於膠庠矜佩是式論議已愬操履彌堅索其緒餘可知其全采蒞於山於焉是息以順以甯繫學之力學期於成用不期售鬱彼新阡克冒爾後

邵二泉先生傳

明史稿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景深許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類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說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爲禍福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躬築塋桑做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爲戶部員外郎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萊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卻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

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竇至京絕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竇劾之遣校尉數輩要竇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綏曹元自內出語竇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竇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併及竇勒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留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尙書再疏辭免世宗卽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帝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竇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

典重和雅以東陽爲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臬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說漕政舉要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

顧涇陽先生傳

明史稿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實庇起鳴攻自修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并責大臣言官各務自反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本司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

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
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皇土動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
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
援而附之爲遵祖訓乎爲悖祖訓乎不可一我朝建儲家法東宮
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
列聖之上乎不可二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
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鬻承祧於是
平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
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不可三皇上以爲權宜云耳
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
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稱尊鉤大遘所由生而始任之
不可四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

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
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
之大患乎不可五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
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
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王后爲母而後稱子哉皇
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不可六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
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
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
謝天下不可七自並封命下叩闕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
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
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正欲爲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
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眞擔當耳不然

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不可八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
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
不亦惜乎不可九伏乞令王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
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弟弟宗廟之福祉稷之慶悉
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寢二十一年
京察吏部尙書孫鑣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
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
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尙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
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
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
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旣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虛百

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
年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
削奪宗顏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武進薛
應旂遊以孝孚淵源錄遂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
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
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
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
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
時率退處林野聞風嚮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轅志不
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
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調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
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

被論憲成遺書葉向高孫不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
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
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光
祿丞吳炯上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千里豈能無訛如
史兆魁所指臣與憲成同鄉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一日清壑
有小河商舟如織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夫關旁小河廣不踰五
尺其橋跨水非商舟所能由往來不過小艇從不征稅其說一也
一曰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赴亦必致厚餽夫東林豫會
者非里居薦紳則青衿子弟皆不招自來未嘗招人何爲厚餽其
訛二也一曰講學所至僕從紛紜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
夫薦紳赴會大率攜僕二三棹一小舟無擾道途也會饌簡素主
者自辦敢累長吏其訛三也一曰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

左必令改圖夫會中條約先講書一章後以次詰難終則童子歌詩而退四座無譁無一語他及安得干郡邑事其訛四也黃正賓歎人與憲成非有戚故憲成於諸生贊悉卻不納何有染指正賓之事其訛五也惟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然臣今日非爲憲成辨也恐憲成被誣而天下遂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將國家正氣從此而損此臣所以不能已於言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諸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挺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行狀

高攀龍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沉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辯遇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避者輒鬱不樂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年二十一爲隆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厯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卽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於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微析窮探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崑溟允中漳浦劉紉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風采一日謂中相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

耶日評騭時事居然華衣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舉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既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爲禱於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王午江陵死先生調吏部日孜孜人才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遐方下吏巖穴潛德務於聞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太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眞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於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時適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旦陽遵古諸景陽壽賢糾之雖各得削籍正氣爲一吐及是辛公司計

所是非皆與時俗迕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尙書何起鳴在拾遺中
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卽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
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齟齬
辛而辛何果並罷去先生上言略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許
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爲公爲
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
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起鳴許自修
則罷自修許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與自修之賢與
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
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爲謬矣邇年以來猜忌繁
興讒誹殷積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不問恩怨秉至公命下之
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

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悅同有幾矣何竟復覩是紛紛乎在起鳴
旣疑以宿鬱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旣見以有援
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
承望耶卽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修又何爲者爲今之計
臣以爲莫若各務自返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眾論鄙自修當思
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
言出而啟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風厲百僚若無若虛
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摯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
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銳氣皎皎而負爲高者亦慚悔而恍然
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
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
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

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
行不諱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
不可不求其故也明興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
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
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卽如我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
之內言官有相率譏頌耳保留耳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
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
輒惶恐推避莫適爲首謝罪不暇竟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誠
令維崧等披露情懷曉暢事實章晰道理剴篤言詞皇上一覽而
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使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
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
無由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

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況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於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喁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啗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遇事發憤往往退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

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賤其人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爲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尙異今非其時也宜尙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語人曰顧勲部折衷辛何甚當自反之說按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兩亭公謂王夔江曰顧勲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夔江艱然曰渠執

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
路之言當採勲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
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爲柳子厚蘇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
謫於此大有惠德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柳氏文而
已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益桂陽多士
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太安
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郡博季時戊叔出季處乎卽日乞休而先
生至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
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
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吾撲若弟謂其弟曰爲我
撲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析
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

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
歸已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公廉
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尋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
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先生倡四司上言疏已見本傳又自爲書貽東
江公曰昨請敎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
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
則請期一着尙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蓋自萬厯十四年以
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
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
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
以爲辭期旣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
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爲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請

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式靈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有何底止竊以爲宜聽九卿科道仍尊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卽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讐議論方囂而復定國本幾搖而復安眞閣下事矣倘一請不得當至于再至于三又至於十百至於去就可也至

于死生可也若乃皇上懸不必然之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閣下
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爲負非所望於今日
君臣也癸巳內計功即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事執政弟弗顧也
執政所庇弗顧也太宰甥弗顧也已之姻弗顧也計典出人謂二
百年來未有慊於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沖實左右之政
府大恚趙先生乘劉黃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宜畱用遂票
旨切責降調先生與元沖公上疏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
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
又以職業相切磋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
焉至於議階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爲誼出憐才嘗從吏
之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
撓庶幾少挽頽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

逮南星遠甚其迂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覩顏在列將來招擧速
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
孰若留南星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
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
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
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于婁江
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冀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
公所陽諾實所陰尼先生覺其機惡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脈王公
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謂先生曰主上朕兆殊佳自
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須急激
聒也無何而會推閣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勲司適鄒南皋先
生請去婁江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

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
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畱用又一日
太宰孫公立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定字署篆婁江屬以首推
太宗伯羅康洲萬化先生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
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
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嘗熟乎先生曰是時威權
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
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
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於是乎在
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
專翰林卽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

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之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于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因與先生謁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許絕婚事奈何先生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千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爲一家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玄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本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竊恐日固其轂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爾遂往言於婁江婁江曰誰爲此議曰顧稻勲公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谷矣婁江嘗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

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及是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恚曰何不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者牛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任乎推閣下任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婁江益恚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

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舉筆作何收拾及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歸給事逸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櫬謝廷宋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司官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日上變

矣然中貴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嘆息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眩作楚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詩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劄記始於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龜佛氏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

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則無善無惡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旣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

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眾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撓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庵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內有徒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離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於德義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

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橫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證性篇於是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闢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爲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恆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卻居爲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辨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逞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倒不厭不倦處

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趣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爲人處也丁未婁江相再徵先生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叮嚀至於再三至於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寤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於沈司馬繼山李司徒修吾先生曰太宰爲人所誤乙未之事可歎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顧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歎

竅可以完三賢撤一網遂爲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
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紜海宇震撓或謂先生
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
喜也喜聞善也有爲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爲之
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爲之惓然以憂者矣何憂也
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
我者也尙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
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眞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
眞身見於世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
爲自反類此蓋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爲
宇宙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爲侍御時論科道積弊侵蒲州相
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徒數歷中外吳浙諸相

無有悅之者四明衙之獨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扼
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世道所賴
故於朝於野惓惓爲天下共惜其實誠見其大也先生每謂吾之
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
大受小知二也察眾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
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
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爲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
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於意見之歧
成於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爲之轉移聯合蓋
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
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已
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

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
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
容其歧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尙亦有利
哉乃若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
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旣然持議之
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
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
救也是舉兩下有限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
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孝友
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餉其口顧愴然慕范文
正公爲人先生爲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
之爲快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

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賣志長終也捐產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幸矣夫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髣髴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卽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爲表章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

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
以備採擇私情也於子則絕不爲干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
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子吾始終不欲
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恕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
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一求字孟子齊人
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
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
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
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
效有止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
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
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

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

一生真受用也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望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秃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早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嫉惡也又不以己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常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嘆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客兒戲未嘗絕邪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

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於世也百家眾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伎倆不得而歧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眾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歧之故其學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之用其源

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矣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
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
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煥之兆也微晦翁
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
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
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
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鶩殆幾於無我
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
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皐齔其相
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
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二十又三日以微疾恬
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

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於世尙存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未刻甲寅公嗣與淳等以母朱太安人命厝先生於賢關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於南臯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於斯道謂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窮於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在彼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今天下可以徵信先生使傳於後世者舍南臯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高景逸先生傳

明史稿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亡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鑣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爲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爲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

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待不利
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會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
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
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
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驅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
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
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
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
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
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
誚宜黜應宿亦疏許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
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
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啟元年進少
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
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
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慮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
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
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
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
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
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
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
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

在交結鄭國秦國秦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繼以美姝之進終以交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曰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不一按問即時從哲輩與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擊

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曰導忠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撫謝應祥是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許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提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扇戶移時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

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
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
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其學一
本濂洛以靜爲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爲當代大
儒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憲成卒攀龍專講席海內
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名更出憲成上亦稱景逸先生
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後崇禎嗣位學者更修復之文震
孟嘗語人曰攀龍事皆合道繼之者允誠然自然與勉強終有別
也時以爲篤論

行狀

葉茂才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吾邑以理學名者邵文莊公而下代不乏人

而隆高以來則有顧涇陽先生於邑之東林關道南精舍以鼓舞
善類講明正學士蒸蒸向往幾與白鹿紫陽鼎立宇內維時與涇
陽先生相左右繼先生爲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先生
諱攀龍存之其字世稱景逸先生天啟丙寅沒於黨禍今上龍飛
卹典渙頒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祭葬廕子沉寃得白孤世儒
等將營窆安謀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狀屬余余與存之同入泮又
同舉禮部少而壯壯而老出入相友者幾四十年知存之者宜莫
如余乃勉爲詮次以備采擇高之先有孟永公者始居邑東南隅
孟永生耕樂耕樂生省軒省軒生雪樓雪樓公配浦氏生二子長
靜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黃巖有循良聲居鄉以長厚聞卒祀
名宦鄉賢祠次靜逸公校無子靜成公生繼成公德徵子七人配
陸氏無出貳室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褓靜成公抱以

屬弟曰是兒生有佳荷之兆弟其子之遂爲靜逸公後存之官光祿少卿及晉刑部侍郎兩遇覃恩贈祖靜成公嗣父靜逸公如其官祖母嗣母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邵援移封例贈亦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歲時嗣母授以果餌必偃僂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數而止其根器夙成已露一斑矣稍長從文學茹澄泉先生游於孝廉許靜餘先生亦尊事之以學行相砥礪未冠補邑諸生壬午舉於鄉年二十一耳爲沈相國龍江公徐中丞簡吾公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癸未丁嗣母艱戚易備至喪葬如禮至丙戌丁亥間邑令李元冲延江右羅止菴與涇陽先生講學於黌宮士紳雲集存之躍然喜曰吾夙有志於學今得縣父母爲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於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迨己丑

成進士與薛以身王信甫歐陽千仞輩同出趙儕鶴先生門趙爲
振古人豪同門皆表表英傑一時聚樂所見益遠以大所得益深
以邃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未幾聞嗣父訃星夜馳歸拊
踊悲號幾不欲生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
生父伯嫡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爲日程他無所置念也服闋
謁選授行人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以所著書獻求頒
行天下存之不勝駭愕上崇正學闕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正本疏
得旨程朱正學崇尙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
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集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
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
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疊疊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疏留中不下說
者謂此兩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雖一行一不行而存之素所蓄

積已吐露於大廷矣時僚友同志者若聊城遂與權江右陳彝仲
徽郡洪平叔皆海內名士存之與上下其議論或紬繹往古或參
酌來今或講究典墳或詢訪人物或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至
丙夜不休稱莫逆友後諸公皆蔚爲名臣存之有力焉行人署中
多藏書恣意探討得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
於心自後每事必求無愧三言而後已因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
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爲初學指南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
論儒釋分歧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脉久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甚
得力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爲涵養德性
之地每出遊則於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於禪扉靜
坐夜臥至平旦氣清時卽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句

覺當下無邪渾然自誠更不須覓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
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也壬辰臘月齋詔
至金陵事畢謁鄒南皋朱虞對瞿洞觀諸先生請益諸先生傾蓋
如故深更共榻各傾吐底裏互相質證以存之爲海內有數人物
定交而別抵家昕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
錢啟新先生往姑蘇謁王少湖先生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孔門
學脈凡事只求天知此語甚確王先生謂士君子處不足善其身
達不_一善天下焉能爲有無須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
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此語令人惕然深省又云吾沉雅不若涇
凡勇勵不若文石直截緊嚴不若立臺樸齋其篤信先覺之言不
難以身下人如此癸巳冬抵京會戶部郎鄭材楊應宿陰有所附
麗掎擊諸賢甚力存之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

有旨着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及會議疏上應宿有與援止降級調外存之則謫尉揭陽矣赴謫所途遇東粵陸古樵聞白沙先生主靜之學自歉於道尙未有見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虛過一生矣途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涵養德性之法靜坐與讀書互用如是者兩閱月而心氣澄清與膠膠擾擾之時大有徑庭過汀州陸行宿旅舍對山臨澗種種悅心手持二程詩見明道先生之言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看作平常在揭揚三月日於衙齋課士正文體釋書義集諸儒要語刊示之諸生彬彬顧化又得良友蕭公自麓羅念菴先生門人也學以主敬立基與存之合轍將歸自麓贈言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前輩皆默用一番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

存之深然之邇行復爲地方除一大慙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
論數日李意主明宗修身爲本學之宗也知本則心意知物各止
其所便有無所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提撕耳
存之則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卽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
者辨志定業剖爲己爲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極其所關最爲喫
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
以爲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爲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修善所以純
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
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
著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籠侗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
謂余曰李見老揭修身爲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
可觀其於明宗之旨蓋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

骨立寢苦枕由一遵古禮雖格於限制不得終三年喪而替服內稱降服子菴以外稱心喪子識者以爲得體云遺命析產爲七存之曰兒有嗣產在不敢當盡出爲喪葬資餘置義租贍親族洎父妾之無出者迨四喪畢遂築室湖濱爲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攜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動以旬月計同志如吳子往歸季思來訪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先生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相接至無所容於是涇陽先生倡議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乃集同志數人醵金數百卜築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相傳所謂東林者與諸友棲息其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存之與涇陽先後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鑒而去存之每謂學者

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爲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而其最受病處又在自幼以干祿爲學先文後武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頃刻可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至其自驗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至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至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至此覺得天地間道理只是停停當當一箇中平平常常一箇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寧有涯際動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

呼存之見地至此真不負蕭自麓所謂潛養數年默而成之者矣
又數年抵庚申洗心退藏其工夫愈嚴密應用愈圓融與朋友交
懇懇欵欵愈深沉而和易僉謂集東林之大成者在存之矣明年
天啟改元奉遺詔起謫籍諸臣臺省交薦起光祿丞意欲不行吾
輩勸駕者謂義不可辭乃幡然曰義果如是且吾親未霑一命脫
世不我容惟不俟終日可耳於是以東林講會屬執友吳覲華主
席而單車就道至歲暮抵京隨作一偶粘座右云精白厥衷一率
其不損不加真性靖其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年二月陞
少卿署寺事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羣璫恣索存之援舊例以家
鵝代譁者帖然署寺數月裁無名供費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
積弊如洗中官見者懾服退相戒毋犯旣而廣寧失陷京師陷危
人無同志存之鎮以安靜疏薦孫公愷陽董公見龍李公之藻鹿

公善繼等及愼畿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得旨允行又見外戚勲貴中官家皆奸細窟宅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輒抗疏披瀝言之大宗伯孫公淇澳追論舊輔紅丸事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存之持論益堅不少顧忌諸貴戚大臣近侍皆側目斂手思有以中傷之矣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欲重處葉相國維持僅止罰俸復轉大理少卿晉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舟中閒寂著周易孔義大旨謂五經註於後儒易經註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里居數月卽家起刑部侍郎復疏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時楊副院大洪疏論魏忠賢大罪二十四奉旨切責矣又有旨逮林

御史杖萬工部矣中官圍首輔門索御史毆工部郎至死不問矣
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宦寺無可奈何存之乃謂當事曰今日外庭
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內閣當借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疑其
激外庭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婉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
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
化諸瑞勿與吾輩爲敵庶幾搢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
員缺舉朝會推莫踰存之者存之發憤辭曰趙太宰是龍座師可
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
資俸深受杖更慘可越次用龍乎不若用副院署事便僉曰然擬
用院名上魏璫大怒傳旨推見在者衆復強存之存之讓饒太宰
亦許註饒而河南道堅執不從卒以存之名上次日得旨存之益
乃磨不自安乃具疏懇辭曰都御史者古御史大夫之職也天下

事皆得言之無奈世習之漸靡久矣臣子不以直心爲國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賄賂爲固然則有難洗之習以同異起愛憎以愛憎爲臧否則別白之難無端而分畛域疑弓影則調伏之難所以難者緣人各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先無私而後可以消人之私先無隔而後可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簪筆者關公論之明晦廵方者係億兆之安危必爲之長者合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是殉無苟營身家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卽都御史之失職也其關係何如者而以臣當之如覆餗何疏上不允乃就職存之謂安民務在懲貪欲懲貪必自輦轂始一入中臺卽有禁絕書儀榜懸掛通衢明示爲人臣者不當以好貨爲貪吏的也適有兩御史回道一至廉卽今謝操臺註上考一至貪卽崔呈秀立疏糾之奉旨著吏部從重議處部覆仰承德意褫呈秀職賦

私著撫按會勘的實依律遣戍時謂存之新入臺能舉職矣呈秀
昏夜乞哀於忠賢忠賢是時加鷲鳥伏匿雖不卽爲解救而與呈
秀結父子歡恨外庭實甚存之知時事不可爲惟有與吏治以安
民生可少延旦夕乃復具申嚴憲約一疏大意欲責成撫按以約
束司道責成司道以約束府州縣責成府州縣以安民生條列五
十餘款如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以至刑名錢
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彰善癉惡剔蠹釐奸之法甚具而要以身
行倡導節用愛人爲主掌憲風規大略可覩然無如羣小之構陷
何也時魏南樂爲臺省交參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閣幕恐嚇忠
賢合謀以傾正人遂借會推巡撫一事爲一網盡羅之計首擊去
夏文選魏都諫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忠鯁與各衙門之守
正不阿者靡一孑遺乙丑春夏間緹騎四出矯旨逮楊副院等六

人至京各坐重贖先後獲詔獄諸奸恨未已并欲坐存之賊藉吳
錦衣孟明以百口保始獲免至要典錄成坐遣宮一案爲南道游
鳳翔所計削籍爲民追奪詔命存之欣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
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南臯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兩公
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欲索價萬餘濟大工
及拆估入官僅得三四百金而東林遂爲瓦礫區學者無立錫之
地矣當是時存之屏跡湖上玩易不輟客至斷橋以禦之丙寅暮
復逮繆西溪周來玉兩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絕不露一毫聲色至
三月十六日早肅衣冠謁龜山祠歸與一二親知看花園中談笑
自若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視死如歸耳又
數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在坐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
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

不少是夕祖孫父子相聚晚酌無一言及家事第二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當縱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耳兒輩各歸寢吾亦安枕矣至夜半復傳前信至存之起坐問曰信的乎步入書齋取紙書數行鎖篋中復至夫人所欸語半晌出兩孫趨侍諭之曰吾此行未卜歸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而已復取篋中紙手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啟視兩孫出寢戶閉以爲復就榻矣頃之不聞聲響子若孫推戶入第見一榻枵然徧覓不可得亟發几上封視之乃遺筆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時也午後府帖至縣知官旗於隔晚到府存之赴水適當其時豈其靜養一生神明默啟至誠前知耶胡其從容

暇豫不疾不徐一至此耶所最異者平立水面冠不濕履無泥擁
起竟日無滴水出口停飲數日以待長君顏色如生觀者無不驚
爲神云存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
爲要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
錄等書次卽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
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言慈悲卽仁言
般若卽知絕不言禮義故所謂仁知者非吾聖人之仁知也聖學
從窮理入故卽心卽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
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
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
又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
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不至於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又曰吾性本來無物不可自生纏擾本來具足不可自疑虧欠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本來光明洞達不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爲造作作氣質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性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作靜坐說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然靜去盡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靜中妄念強除不得昏氣亦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妄念既息昏氣自清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靜無動之體云爾又曰惟

天理至靜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主靜之學始於慎獨終於無欲又曰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無動無靜乃真靜也又曰有理靜氣靜之別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不著於物而靜也兩者交資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其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不作富貴想仰不愧俯不忤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窮達想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人知

鄙人不知器器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渥之秋陽暴之有甚汚得我鳶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識得這箇真更有何心可洗如何識得曰退藏於密而已愈密則愈真是謂一物不容是謂無聲無臭是謂洗心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于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何能無適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誠敬存之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謂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也然惺惺與收斂難得恰好纔著意便不是惟整齊嚴肅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若程朱家法也存之

著述頗多有二十餘種皆闕世教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尤極苦心無論長篇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曰人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後世尙有稱述之者真小人而無忌憚矣曰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術學術者天下之大本也學術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講學爲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逆法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吾儒學脈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歧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

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此數條者前無所因後無所襲獨見而獨言之其憂世淑人矜俗迴瀾之意溢於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手不接非禮之財足不履非禮之地門不納非禮之人其刑家也孝友天植鞠我生我咸得其歡五弟一兄白首無間與夫人王氏雍雍肅肅相莊如賓視猶子如子視猶子之子如孫義方之訓燕翼之謨洋洋如也下至臧獲馭之嚴而有恩與司馬之僕無二其待師友也於澄泉靜餘總角論文世締其好無論已厥後子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恤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甥家壻家貧者助賢者獎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薦拔其待鄉邑也孝義忠節力爲表揚大利大害力爲興除凶年饑歲力爲賑濟至設爲役田役米以蘇糧長之困設同善

會以恤邑中之鰥寡孤獨者尤厚恤其貧而賢者其施益弘且遠矣
評者謂其立朝也有斷斷休休閭閻侃侃氣象涉世也有不流
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也有申申天天氣象誨人也有循循善
誘氣象進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也有壁立萬仞砥柱中流氣象
退而順學孔孟不雜異端也有醇乎其醇精金美玉氣象禍患交
臨從容就義也有內省不疚不憂不懼氣象嗚呼斯真存之之實
錄也夫余猶記曩者赴任滁陽存之手書偕行說贈余偕行者與
時偕行也易言與時偕行者三乾也損也益也余謂乾之時行存
之有其五焉其謫籍家居者餘三十年遯世不悔若將終身時潛
而潛也主盟東林闡發聖賢之精微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時見而
見也曰就月將瞬息存養而頃刻靡敢怠皇時惕而惕也遲疑於
出處進退之間自試於黜寺罔卿之際時躍而躍也至於掌憲內

臺爲眾賢之領袖時當外計作貧吏之劔鉞則幾於亢矣矧中涓
伏負喁之虎愴耶逞報復之謀履霜堅冰存之必有炳於幾先者
而無奈適遭其窮不得不時亢而亢其追隨屈平而含笑以入於
水也所稱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非與存之每自謂一生用易不
虛耳惟是吾黨失一良友海內失一斗山在朝在野失一規矩準
繩之君子不能不爲世道三歎息也余無似不能彷彿存之萬一
詎能闡揚懿美以昭示來茲所恃大君子椽筆鴻裁一言表章千
載不朽

顧涇凡先生傳

明史稿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延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尙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簡一難圖也執政駭且志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詆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姍笑罵詈無所不至世乃有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如寢者臣等自幼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閭閻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此臣等所痛心因劾其

欺罔七罪始寔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譴讓及得
允成等疏謂寔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
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
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
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
其讜言直陳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
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
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
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
罪獨奈何鉅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寔復抵璫及思
孝言臣爲善二十年曲謹本疆無不如璫獨崇詭飾虛則不屑爲
其言絕狂誕寔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其奸貪囊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竇竇與鼎思
並請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
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八爲國子監博
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
合疏諫曰罔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
詔茲既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趨朝一見禮部
尙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卽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
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
卽次輔趙志舉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
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荆之當是時光
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
杰王學會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導旨

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尙書孫繼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鬲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

行狀

高攀龍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卽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父南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請歸稟經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小先生曰此是爲人根子久之業日進萬歷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略曰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實

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之美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卽臣臣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好明以要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以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退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爲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卽奉侍勤勞以視

天下猶爲皇上一己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人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威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庭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

事散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尙與
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爲一救之難爲力也不更倍乎且
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
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
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
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爲欲效
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
理何心泉者諭于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
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達皇
上卽達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峰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
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
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穢自

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爲寢甚易爲瑞甚難寢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寢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寢之詆瑞吹毛求癰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寢之陰險窺覷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寢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褒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寢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於諂詐臣等有裂冠冕

而去耳不與之並列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囊
有好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旣明人心自快囊雖頑鈍無恥亦何
面目一日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於囊何私於瑞但恐
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瑞尙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
子之道日消矣一囊尙不足畏如囊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
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疏奏得
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
奏薦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
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
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
合疏言之已而考公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
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

朝卽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于世路隄防先是已丑薛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潁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季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鄉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消尤以爲無庸謀之九鄉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然則紀綱之正風俗之消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于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于臺省爲傍溪曲徑不知

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于公卽蕩蕩平平出於私卽
傍溪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
其云今日爲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
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卽一二誤撓聖怒相
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
李君懋槍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
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他此皆撓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
者也間有一二上撓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
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重輕者耳以
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
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
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所覩

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躡位爲取捷徑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會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信其非壘斷之夫至于躡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要亦晚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躡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喟然嘆也倘噶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尙書起鳴不構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

尙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
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
聞參王御史藩臣則數教不言何得詎建言者不啟螫而雷鳴不
嚮晨而雞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旣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
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
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
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
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墻丐子反復趨附以
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
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
成風孤寒往往擯于府試致書選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
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輿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

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于季時季時喜曰甚善布衣
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季時卽復喜曰甚善並爲代
具疏草平生所探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
將弑父弑君種子暗布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
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
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
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俛其首又一日讀
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
曰此弊於今尤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
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
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居恒訥訥如不能出諸口及
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有

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
事真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譏每於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或違衆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啟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恆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于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卽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子纖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

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爲賻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侵餓孺載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歿並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觸礪之屬位置有常好樸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間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

西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想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尙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爲中行大率孔子所爲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揀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卻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

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
今但去密密磨洗予曰尙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
還自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
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
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熟
處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謂
曰弟今豁然昨多卻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
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
生懊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
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
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
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卽是更不必添入

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
矣而攀龍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
其慎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
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釋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
差乎余于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于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
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惓惓也又爲天親中道義此
其相與爲何如耶豈惟先生卽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
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
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七終